

赵艳： 为书画作“嫁衣”



赵艳在整理。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

市区十三香路和丰泽路交叉口往西走一百米，路北的香泽园小区门口，墨香阁装裱店的玻璃门永远比巷口的早餐摊开得早。玻璃门后摆放着裱好的字画，墨香气混着浆糊的麦香飘出来，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瞅两眼。

店主人赵艳是1981年生的，跟装裱打交道的年头，算下来快有30年了。她最早碰装裱的活儿才十几岁，那时候父亲开有裱画店，每天放学后、寒暑假，她做完作业就泡在店里，踮着脚给父亲打下手。最开始的活儿简单，就是揭木板上残留的碎纸片，每次揭完画，木板缝里总嵌着些细碎的纸边，她蹲在旁边，指尖顺着木纹一点点抠，一下午能清干净三四块板，父亲总笑着摸摸她的头说：“心细，吃得了这碗手艺饭。”

后来父亲开始教她截天地杆，量尺寸、锯木、打磨、缠绳，每一步都有讲究：杆子要选直的，要截得齐整，缠绳力度要匀，日子久了，托芯、方裁、覆背、上杆，整套装裱的流程她摸得门清，哪一步该用多少浆糊，哪一步要晾多久，都刻在了脑子里。

10年前父亲身体出了问题，她没多想就接过了父亲手里的活儿。老顾客来取画，推开门看见是她站在案前，都笑着说“小赵接了老赵的班，我们这字画以后还往你这送。”

她也真没辜负这份信任。有人拿来家里传了几代的旧字画，纸都脆得一碰就掉渣，她趴在案前一点点揭旧托纸，生怕扯坏了原作，常常一幅画要揭两三天；别人问她装裱最要紧的是什么，她总说：“不只是技法，还要有耐心。”

记者见到了赵艳工作时的场景：整理好桌上的台面，调制好浆糊，铺好要托芯的字画；把水均匀的喷洒在



三分画，七分裱。

字画上，让整个书法作品舒展开。

喷洒水后，用浆刷刷浆水，再贴一层纸张，再进行上墙。“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，在墙上要等一两天，再用修磨好的竹签贴在画边，小心地将画从墙上慢慢撕下。”然后再裁画心，下料，镶活，腹背，定轴……“每个步骤都需要有耐心、认真，哪怕出一点纰漏，都会对画有损伤。这些工序复杂、重复，需要特别细心和严谨。”

记者问赵艳裱画苦不苦，她笑着说：“客人的一句肯定，都让我很满足。看到自己裱的画挂在展馆展览时，更是满满的幸福。”

“三分画，七分裱。”一幅字画装裱工艺的好坏，不仅影响其保存时间的长短，还直接影响作品的效果。对从事书画装裱的赵艳来说，“每当看到顾客来拿画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就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趣。”正是这份成就感，让赵艳从未感觉工作枯燥。

赵艺杰： 我手画我心



赵艺杰在作画。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

“画画对我来说，就像是一种疗愈。它能够帮助我减轻压力和疲劳，让我感到更加平静和安宁。每当我沉浸在画画的过程中，寻找灵感和创造力，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。无论是画风景还是人物，我都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”说起画画，赵艺杰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而清澈。

没人想到这个握着笔就能画一整天的90后姑娘，从来没上过一节专业的美术课。小时候她就爱趴在桌上涂涂画画，课本的空白处画满了家门口的大槐树、放学路上追着人跑的小黄狗，连作业本的边角都挤满了她随手勾的小头像。

毕业后做了两年朝九晚五的文员，白天被报表、会议忙得喘不过气，只有回到屋摊开画纸的那一刻，心里那些乱糟糟的情绪才像被熨斗熨过似的，平平整整的舒展开。

“一画起来就忘了时间，画画时我是自由的快乐的，往往就会忘了外面的世界。”赵艺杰说，那些别人眼里枯燥的线条和色彩，对她而言是最自在的小世界。

中国美协会员、驿城区美协主席栗东旭看到她的画后说：“画里的真诚，是多少专业技巧都换不来的。”

驿城区作协副秘书长姜明告诉记者：“看到她画画时投入的样子，我内心就会涌出莫名的感动。”

现在找她买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有人劝她干脆开个画室，多接些商

单多赚点钱，她笑着摇了摇头。“虽然我很需要钱，但是我不是为了卖钱才画的，要是动笔前先算这幅能卖多



赵艺杰所绘的钟馗图。

少钱，那我画的画，该多无趣啊。”

“每当我拿起画笔和一张白纸时，我就能进入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世界。画画对我来说，是一种独特的放松方式，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和压力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，将内心的世界展现给他人。”

画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响起，整个世界又安静了下来。这个90后姑娘的心愿很简单：就画自己想画的一切，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美好，一笔一笔，都画出来。“能画自己心中所爱，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。”

身处快节奏的当下，不少人急于求成，而这位90后女孩却守着画笔与画板，潜心创作。风吹日晒不曾磨灭初心，疲惫奔波从未动摇信念。以画为舟，不负热爱。赵艺杰用一笔一画坚守初心，在平凡的日子里追逐艺术梦想。她用作品温暖自己和别人，用坚持诠释青春，也让我们看到：只要心怀热爱、步履不停，平凡人生，亦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。